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知识的意义及其实现机制

范 宝 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范宝舟(1967-),男,江西彭泽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目前,对知识意义的研究,大多是经济学的。诸如,产品中知识含量增加、知识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加大等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的意义是对知识进行哲学研究的传统维度。它通过剖析知识的生成过程探讨了知识的认识功能;至于知识于人的意义则着力于对人的素质这一表象的认识上。这些角度都不同程度的揭示了知识的意义,但都忽略了知识意义得以发生的深层根源,并且都是静态的分析知识的意义,把知识的意义看作是知识理所当然的结果,而缺乏对知识意义得以实现的动态机制的考察。其实,知识的意义从哲学层面上来看,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而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意义由知识的本质特征决定,并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得以实现。

[关键词] 知识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张扬;对象化活动

[中图分类号] B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1-0056-07

知识的发现、总结与创新一直贯穿于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整个过程。尽管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知识背景相差迥异,社会活动目的各不相同,但人类的求知精神是永恒的。因为人类要不断张扬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协调、解决同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矛盾,使人类自身朝着全面自由的方向发展,实现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协调统一。目前,对知识意义的研究,大多是经济学的。诸如,产品中知识含量增加、知识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加大等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知识的意义是对知识进行哲学研究的传统维度。它通过剖析知识的生成过程探讨了知识的认识功能;至于知识于人的意义则着力于对人的素质这一表象的认识上。这些角度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知识的意义,但都忽略了知识意义得以发生的深层根源,并且都是静态的分析知识的意义,把知识的意义看作是知识理所当然的结果,而缺乏对知识意义得以实现的动态机制的考察。其实,知识的意义体现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并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之中得以实现。

—

知识的根本意义在于张扬了人的本质力量,并通过对象化活动把人向“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本质方向不断推进。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延伸、拓展了人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基础——社会关系的扬弃,进而作用于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中介系

统一——思维方式,使知识成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和实践能力的基础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社会目的不同,知识的意义随之发生变化。他把知识意义的这种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启蒙时代,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知识的意义是让人们得到知识,启迪和智慧;第二阶段是自公元 1700年开始的工业时代,知识由“关于是什么”转变为“关于做什么”,即知识进入应用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从而提高体力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知识的意义导致了工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是二战以后的知识时代,知识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德鲁克称为“知识转变的第三步,也许是根本的一步”。知识的意义是“知识应用于知识本身”,导致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管理革命^[1](第 35-61页)。尽管彼得·德鲁克仅仅只是从表象的意义上看到不同阶段知识的不同意义。但是,从知识意义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及深化是一以贯之的。王充指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2](第 201页)。培根则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而为一的,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联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因此,对知识意义的深刻揭示必然要纳入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之中。因为知识既构成人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思维、社会的现实文化境况,也是人们为了自身目的而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和实践人类社会行为,追求自身理想的新起点。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人明显地是这样的一种动物,他积极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控制自己的行为”^[3](第 57页)。这种文化程序就是各种知识的积累、凝结、整合和升华。而人的本质力量既是知识的积累、凝结、整合和升华的产物,同时又促进知识的积累、凝结、整合和升华。

知识对于有生命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来说,它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弥补了人类先天的不足和缺陷,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广度和深度。人由于其生命的有机组织和构造的限制,其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先天的自然力是有限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能够通过对他物和自身的认知而“善假于物”以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比如,人们通过对火的认识,把生的食物烧熟,相应提高胃的消化功能,改变饮食结构,有利于人体对营养的吸收。不仅如此,人们利用火可以取暖、吓跑野兽、制造武器、冶炼等等。人们对火的认识延伸了自身先天所不能及的世界。知识及知识的应用否定了人自身的自然性,从而给人自身更多的规定性。更多的规定性为人的实践行为的力度和深度奠定基础。并且知识的每一步发展,都让人远离自然性,把人的不足掩盖起来。同时,知识越发达,不仅反映出人类自身的先天不足,而且反映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知识就是这样使人类处在先天不足的不断发现和不断解决的螺旋式的循环往复之中。因此,人作为活动的存在物,无论是对其外在世界的认识还是对其自身内在世界的认识,是无穷尽的。所以,人永远是个未完成的存在物。

当然,人类对自身先天不足的弥补,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人仅仅只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而不是“作为人的人”。这样的人不能扬弃人的自然属性,不能按人的方式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所以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本质,完全是由人所处的社会关系规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第 60页)。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并且,“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5](第 295页)。

实际上,知识的进步与发展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关系发展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社会关系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这同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的认识局限于狭隘的地域,社会交往十分贫乏相关联;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物(商品)间接的表现出来,成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同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资本的认识相关联;要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更离不开知识的作用。因为知识,比如,信息、网络技术 etc 使人们能够突破地域、文化等狭隘性的限制,全面参与社会各个领域,多层次的社会交往,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进行普遍的交换,使人们能够全面塑造自己与发展自己的个性。不仅如此,知识还

增强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控制。无论是人的依赖阶段还是物的依赖阶段,人并没有真正按照人的本性来塑造社会关系。因为知识的不发达和知识的人为的客观垄断,使知识掌握在部分人手中成为统治他人的工具。而知识就其本性来说,具有无限扩散、能为任何人掌握和利用并同主体的人不可分离的特点。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们按照自己的本质去构筑和估价社会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本性来安排世界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客观可能性。尽管现存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现实的本质,但并不是说人在社会关系前无能为力。社会可以丰富人的规定性,同时,社会又是人的对象化的产物。改造社会离不开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获取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确定社会发展目标,就离不开人们对社会当前现状,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前景的预测。这些都是同人的关于社会知识和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知识成为当今社会主导力量的今天,知识对于人们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愈加显得突出。因为“人类行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有类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角色都依赖于知识,并为知识所调节。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于彼此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与之相类似,权力已经时常以知识方面的优势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体力为基础了”^[6](第 13 页)。

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意义还体现在知识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思维方式作为连接主体和客体的中介系统是主体把握客体的一种认识规则、线路和手段。首先,主体所具备的知识结构、观念等是构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性要素。没有一定知识作基础,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就会变成毫无内容的空架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作为思维的“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并且“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7](第 108 页)。“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人们认识事物总要受到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指导和影响。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作为人的思维的方法论原则,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对人的思维活动具有选择作用。因此,实现向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就要求主体不断的以新知识代替旧知识,以新观念代替旧观念。其次,任何思维方式都不是先验地产生的,归根结蒂,都是来源于人脑对客观外界的认识,正如列宁如说,“最普通的逻辑‘格’……是事物的被描述得幼稚的最普通的关系”^[8](第 233 页)。这种最普遍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规律性。随着人们对事物内在联系、规律性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由简单而复杂起来。人类原始的拟人化的思维方式、古代混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近代以分解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直至现代的高度分析和高度综合相统一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的演进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现代社会人们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探索的程度越来越深。这必然形成高度分析和高度综合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人们只有对世界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找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再次,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其高度分析和高度综合相统一的特征更深刻体现知识的意义。高度分析和高度综合相统一的思维方式从思维自身发展来看,是人类对事物认识积累的结果,对事物认识已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由此决定的主体所面临的客体要求主体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心理结构、思维结构上有所改变,而这种改变反过来又要求有知识的支持。比如,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诸如实验工具、计算工具、智能模拟工具以及各种技术设备,这大大促进了人类向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转变。

人的本质力量,一方面因为知识增强而得到张扬;另一方面因为知识积累而发现欠缺和不足。可见,作为人的实践产物的知识不仅充当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角色,而且知识的运动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力量进行批判、修正和补充的过程。

二

那么,为什么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具有张扬意义呢? 这里有必要审视知识的本质特征。因为知识作为人类实践产物的观念意识形式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意义由知识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对普遍必然性(规律)把握的知识本性为人的行为的自由自觉奠定基础。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成为孕育人的本质力量的土壤,拓展了人的实践的时间和空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的交叉整合为解决人们面临的新问

题开辟新的道路。特别是知识的创新性发展了人的个性,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对知识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古代,人们认为知识的本质是学问、智慧和修养,所以人们学习知识、崇尚知识;近代,人们认为知识的本质就是人的力量,所以人们去追求知识,保存知识;现代社会,知识成为人的能力的象征,所以人们更注重知识的应用并使之不断倍增。知识本身就蕴含着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意义。苏格拉底就认为知识的惟一功能是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成长;儒家则是“学而优则仕”的知识经世致用的观点;培根更是直截了当的指明“知识就是力量”;而现代社会除了要懂得事实的知识及规律和原理的知识外,更是强调知识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知识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意义蕴含在知识自身的本质特征之中。

知识是对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的本质把握,当然这种把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普通必然性实际上就是指一般的规律性。存在的一般规律性不仅指物质实体的一般规律性,而且也指精神实体的一般规律性。对一般规律性的把握是知识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因为既然我们的事业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在发现每一事物的为什么,即把握它们的最初原因之前,是不应该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每一事物的”^[9](第 37 页)。这种对事物“为什么”的追问,就是对事物的普通必然性的不断追求。对“为什么”揭示得越深刻,人们关于事物的知识越深刻,人们在对这个事物的改造行为上就越自由。知识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不断向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为什么”的深入拓展开辟道路。因为事物的规律它不是外在于事物的抽象东西,而是事物内部构成因素的结合方式和结构形式,是事物结构的形成方式或建立形式,是事物的时间—空间存在方式的变化形式。人的意识、思维只有超越对事物的单纯直观的个别经验掌握水平,才能达到掌握事物的普通性、统一性的理论知识。知识对存在普通必然性的本质的把握为人的改造自然、社会、人的思维提供了可以遵循利用的基础,它能够指导和帮助人自由地利用蕴藏于事物及其关系中的各种潜力。所以,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各种决定的下达是根据知识和计算,而不是根据本能和欲望”^[10](第 2 页)。

知识作为属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的意识形式,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从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形成和发展的文化环境和基础。从知识的客观性来看,知识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任何知识都是相对于一定的对象存在而言的,就是数学、逻辑学这些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知识,它们也是对人的生活内容的表现。比如,黑格尔哲学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化的时代意识,这种意识以异常灵活而有说服力的辩证法反映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列宁指出,抽象度越高,形式化越强的知识就越是深刻地体现人们的生活。但存在并不是都会成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因为知识只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并不具有所有的对象性,即存在与存在的意识之间总是割裂的。主体的人只有在当前知识的推动下,寻找同他自身相关的新的知识。而每一次的寻找都使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发生变化。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就在知识这种意识之流的向前奔腾不息中得到增强。同时,知识本身作为对对象存在的观念,无不蕴含着人的情感、意志及理性的痴迷,无不凝聚着人们的智慧。马克思特别重视人的理性在人的创造与发明中的作用,他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1](第 393 页)。从知识的独立性来看,知识一旦产生,它就表现为纯粹的符号和纯粹的形式。这样对对象存在的理性占用因此独立起来成为人的本质生成的文化环境。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生作为意识的存在,处于可知物的领域中。历史上获得的,并且现时存在的知识(就其内容、获得形式、方法上的分类的提高等方面而言)是人类心灵可能具有的洞察力的情况”^[10](第 18 页)。历史上的现时存在的知识是构成现时人们认识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作为主体的人积累相关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其能力的基础就越深厚。知识增强人的行为能力。并且,知识的这种独立性使个体摆脱了有机生命的短暂和局限,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自身力量所能触及的范围和深度,使个体生命具有超越天年的价值。“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限的,生命是短暂的。知识的独立性免除了人们事必躬亲,不断扩大了人所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

知识的整合性表现为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分离,相互融合。随着知识的发展,这种分离和融合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因为知识从其历史过程来看,是相对的、可变的、暂时的。知识的整合性拓展

延伸了人们的思维触角,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完善,对世界改造的力量不断增强,一方面不同的人可以从同一学科同一知识点出发,通过自身的创造思维和实践活动,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借助一门或多门学科知识辐射到其它学科所涉及的问题领域,从而使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因此,知识的整合性极大的增强了人的本质力量。伽达默尔认为,尽管人的视界和经验不断变化和发展,但人们决不会获得完全的绝对的知识。人们的知识总是临时的,总是趋向一个更大的,但仍是对有限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有限世界的逐步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不断整合过程。只有知识的这种整合,才能克服人们知识的暂时的暂时性和肤浅性,从而不断扩张人们认识世界的范围,改造世界的力度。

知识的创新性是指根据当前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状况,遵循客观规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观念建构未来世界潜在可能性的特性。可见,知识创新首先推动社会主体的人必须在他的世界中不断寻找有关他自己的新的知识,增强自身的主体性。因为存在和意识总是处于割裂状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始终伴随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社会主体的人必然要以变化的形式不断更新它们的分离状态,并且知识的不断创新,在不断的改变、塑造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本质。比如,技术创新成果进入人的实践活动必然会拓展和深化人的对象性,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强化人的活动功能。同时,知识创新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创新选定正确的导向,通过知识创新对未来可能世界的观念建构具有思想相对于世界发展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的观念建构集中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理论与实践、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因此,知识创新从这种意义来说,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意识能动性的具体体现。

此外,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从历史过程和触及范围来看具有系统性。因此,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产生意义的知识,不仅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而且要有关于社会科学的知识,乃至这两种知识的综合运用。因此,B.纳尔逊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道德领域,所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包含对决断性行为和思维的逻辑学的抨击和重建,这是不足为奇的”^[12](第 239-240页)。所以,如果知识缺乏这种系统性,给人的对象化活动带来的影响是片面性和盲目性,从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人的本质力量。

三

知识的意义是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来确证和实现的。知识作为所知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观念存在方式,要张扬人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来体现出来。如果知识囿于主体的意识之中而没有付诸于对象化的活动,知识即便无论怎样科学,怎样完美,怎样有利于人类,它最终还是不能进入自然的世界和人的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抽象物。比如,有关指南针的知识原理如果不被航海家应用于航海实践活动,那么有关指南针的知识原理就仅仅只是作为指南针的知识原理,对张扬人的本质力量没有任何意义。毛泽东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13](第 29页)。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指人通过实践将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力量在对象上的外化或落实。但是,作为主体的人同其对象性的东西之间的对象化过程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地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7](第 105页)。对象化活动的双向建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运用知识,确证和实现知识意义的过程。作为主体的人要进行对象化活动,首要的是他必须具有对对象性存在的认识。即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形成关于对象性存在的特质,对对象性存在要有清晰明确的观念和认识。获得关于对象性存在的认识及认识的程度如何,同主体现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紧密相关(当然,关于对对象性存在的认识根本上是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主体

的相关知识水平越高,知识素养越好,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越强,对象化活动就越自觉和自由。通过人的实践,对对象性存在的认识越深刻,人的本质力量就愈得到张扬。可见,对象化活动一方面凸现了知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意义,知识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生存的文化环境对人的行为能力的培育,即主体的人通过吸收知识的对象性活动来体现知识对主体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凸现了主体的人运用知识,把知识的意义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作用于对象性的存在,使对象性的存在按照人理想的预设目标运动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第 58 页)。对象性活动是体现知识意义的发生器。

人的对象化活动对知识意义的确证和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把观念形态的知识转化为物化的知识力量,这是实现和确证知识意义的一个必要环节。

首先,把理性理念转化为实践理念的过程就是知识意义实现和确证的过程。因为人的对象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把理性理念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转化为实践理念而向实践活动飞跃的过程。知识意义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体现、确证和实现。知识意义现实化的首要步骤在于把人对对象性存在的理性理念形成关于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实践理念。所谓实践理念就是人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之前事先就人即将要实施的行为即对象性活动建立起来的、关于实践的观念模型或理想的蓝图。比如,各种各样的规划、计划、方案等等都是实践理念的例子。而实践理念的形成过程,作为主体创造出的某种理想客体的过程必然是主体按照一定的方式将其内在尺度运用到物的尺度上去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是由主体思维对实践客体进行理念的分解和整合来实现的。通过这种分解和综合,本身就体现了知识的意义,并为知识进一步在实践中的运用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其次,由实践理念到发现和掌握事物的使用方式也是在确证和实现知识的意义。实践理念毕竟还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要使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成为具体现实人的实践结果,必须在与世界的物的尺度的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发现和掌握事物的使用方式,夏甄陶先生称之为“形成人工工艺和技术”。发现和掌握事物的使用方式,是因为尽管形成了诸如规划、计划、方案等实践理念,但是人的对象化活动对对象性存在不会自动的按照人的规划、计划、方案等实践理念来行事,它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手段来完成这种转化。而发现和掌握事物的使用方式实质上就是知识行为,就是确证和实现知识意义的行为。因为,一方面通过发现和掌握事物的使用方式形成应用知识,通过主体现有知识的应用从而增强对事物规律和规定性的认识 and 发现,把实践理念进一步转化为能够发挥人的控制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应用不断完善事物的使用方式,形成人的技术和实践理性行为,增强人的控制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张扬人的本质力量,增强对象化活动的力度,充分发挥知识的意义。

再次,实践行为本身也体现、确证和实现着知识的意义。实践行为本身一方面反映了行为主体的知识修养、知识含量及其对对象实施行为的观念、思路;另一方面实践行为的质量和效果又体现了行为主体实践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知识作用发挥的程度如何。

人的对象化活动实现和确证知识的意义,还必须对知识本身及人的对象化活动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就知识的本身而言,罗素认为,“知识是属于正确的信念”^[14](第 191 页)。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则从知识的来源角度阐明知识是对清晰明确观念的理智直觉。但是知识在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总要经历一个逐步正确和完善的过程和趋势。因此,知识的真是相对于具体的知识环境和时代环境而言的真,就是说知识揭示的是相对的真或真的相对性,因此知识对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意义是历史的具体的。比如,牛顿力学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后其对人类的对象性活动的意义就呈现出它的相对性,离开知识的真,知识真的具体性是谈不上知识的意义的,更谈不上对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意义。就人的对象性活动而言,由于知识是一柄双刃剑,人的对象化活动必须是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和世界的外在尺度的统一来生产和创造人化的自然界。如果人的对象化活动不是以知识的合理而正确运用为前提,知识意义将会是一种灾难性的消极意义。B. F 斯金纳在他的《科学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指出,“错的不是科学而是对科学的应用”。“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只有包括大量人性科学时,才能取得进步,因为只有这样,科学的结果才能

广为应用”^[15](第 5 页)。因此,实现和确证知识的意义,主体的良好素质是必要的

参 考 文 献

- [1] 美 达尔·尼夫. 知识经济 [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 [2] 王 充. 论衡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4.
- [3] 美 克利福德·格尔顿. 文化的解释 [M].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6] 加 厄科·斯特尔. 知识社会 [M]. 殷晓蓉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8.
- [7] 德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8] 俄 列 宁. 哲学笔记 [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9]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 2 卷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 [M]. 周晓亮, 宋祖良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1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M]. 郭官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4] 英 罗 素. 人类的知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5] 美]B° F 斯金纳. 科学与人类行为 [M]. 谭力海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严 真)

Significance of Knowledge & Its Realizing Mechanism

FAN Bao-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 Bao-zhou (1967-),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study on knowledge significance is mostly laying on emphasis field. Such as, increasing knowledge elements in product, bring about changes in industry structu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resource etc. To research on knowledge significance from the angle of epistemology is traditional method on carrying on philosophical study to knowledge, which inquire into recognizing ability through analyzing knowledge process. As for knowledge significance to human still remain the static elaboration of result on improving human quality. However, they all didn't get to the essence of knowledge significance, and took it a natural outcoming not dynamic. In fact, The significance of knowledge is to realize the power of human hypostase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The significance of knowledge in realizing the power of human hypostases is determined b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and realized through human's object activities.

Key words significance of knowledge; power of human hypostases; realize; human's object activities